

三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可南京大学历史系蒋赞初教授，舍弃周日休息时间，无偿为我这个陌生的社会青年开小灶上课的事情，至今还时时萦绕在我脑海里，久久难以忘记。

蒋赞初教授，江苏宜兴人，1927年5月出生，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，主要从事考古学与历史研究。江苏省暨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、资深文物考古专家，南京历史学会名誉会长。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留任南京大学。主要著作有《南京史话》和《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》，2009年由国家文化部、文物局授予“中国文物、博物馆杰出人物”称号。2013年由中共江苏省委、省政府评选为“江苏社科名家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国首次取得了举办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，全国上上下下齐动员起来，各行各业出人出力，为宣传亚运会而开展行动。一天，我在《建设报》看到了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征稿启事，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中国古建筑、古桥梁等实物照片，并要求配上作品名称，建造年代，结构特点，历史沿革等两百字左右的图片说明。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，除了跋山涉水拍摄实物图片外，还经常去图书馆和资料室查找一些相关实物介绍，但那时候电脑远远没有普

及，我们一个3000人的大公司仅总部配备了一台电脑，而且都是专门负责技术资料，一般人是无法涉及的，我总觉得许多资料介绍无处查到，感到有点力不从心。

焦虑中忽然想起，我曾经阅读过一本由蒋赞初教授编著的《南京史话》。书中详细介绍了南京市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的变迁，内容十分丰富。我何不向蒋教授请教一下，也可以省去许多的弯路，于是我大胆给蒋教授写了一封信，表达了我欲上门求教的愿望。

信发出后，心中七上八下落不到地，心想自己一不是教授的学生，二不是熟人朋友介绍，一个社会上陌生的无名青年，蒋教授会搭理我吗？

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三天时间，蒋教授就回信，约我周日去南大，在一个阶梯教室里见面。我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，按预定的时间提早了五分钟，没有想到蒋教授比我还早，已经静静的坐在空旷的教室里等候我，令我心头一震。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迟到，否则如何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交待呢？我向蒋教授深深的鞠了一躬。

忆蒋赞初教授

张道康

他让我就坐，开门见山就问，你了解什么，我对他面述了我的想法，求教他对江苏及南京著名古建筑，特别是古桥梁方面的知识见解。

他微微思考了一下，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他研究的方向和专业，但他曾在年轻时候，接触和了解过一点，仅供参考。随后他就如数家珍的把南京市及周边地区的古桥梁一一道来，他重点叙说了七桥瓮，明故宫的内外五龙桥，溧水的天生桥和蒲塘的古桥等一二十座古桥梁，从结构特点，建造年代，历史变迁等方面详细解析，他语调平缓，娓娓而谈，温柔的音色字句中，仿佛散发着一串串珍珠般的光辉，有些知识点我从未了解过。听的我是如痴如醉，笔记记了一大本。

教授在讲授过程中，还不时地会提问一下，看看我的反应，如果我能答出个一二，他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表情。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蒋教授最后郑重的对我说，今天讲的这些内容，如果你要正式的引用，你必须再到图书馆重新核实一下，确保准确无误才是。他又直言不讳的对我说，你要了解研究古桥梁，就必须对古代河道的分布及走向要有所熟悉，因

为桥梁是建在河道上面的，两者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。这句话真是讲在我的痛点上，我其实是临时抱佛脚，对古河道的形成走向真的比较陌生。

教授又教导我说，你有志研究这些古建筑古桥梁，这是好事，但是你学习东西要抓住重点，不要贪多贪大，要从某一个点入手，对某个具体对象要深入的研究，把它搞深搞透，日积月累，积少成多。就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知耻而后勇，知不足而奋进。回去以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，详细整理出教授的授课笔记，又用许多时间和精力，到省图书馆以及相关的档案馆资料室，核实对应图片的文字和数据。赶在“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”截稿时间之前，寄上了22幅古建筑的摄影图片选拔投稿及文字说明。

一个月后喜讯传来。我选送的二十多篇图片当中，其中有十幅被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选上，参加中国古代建筑摄影大展，在北京，面对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开放展览，据说参观此展览的人员达到了数万人次。

当我拿到这大红颜色的人选通知书时，心中不仅对蒋老默默的说了一声，谢谢您教授，看来我这个编外社会青年没有让您失望。

算来蒋老今年已95岁高龄，仅以此小文向蒋老致敬，并祝他身体健康。

我们的老书记熊生宝

孙江林

90高龄的沈学善老师给我发微信：“熊老师生病住院，我昨天去医院看望熊老。此时我想起一件往事，有一次我俩参加学校大会，会上提升某某为资深教授，熊老开玩笑说，我们也算是资深党务工作者了。感慨良多，我想你能否写一篇文章？这里我提供一点离休后情况：他一九九二年离休后作为离休干部总支（后为党委）副书记、书记以来二、三十年天天来办公室上班，使广大老同志到办公室似回自己的家，欢声笑语，联络感情，倍感温暖……此情直至前几年改为隔天来一次及每星期来一次。每学期研究工作、部署工作，探访生病的老同志……”

熊生宝老师1930年7月27日生，今年已92岁高龄。熊老师194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54年7月入党，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科，后留校工作，在中文系、人事处、党委组织部等部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，曾任院系党总支副书记、书记、副教授。1992年3月离休后，担任过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、老干部党委副书记、书记、离休协会理事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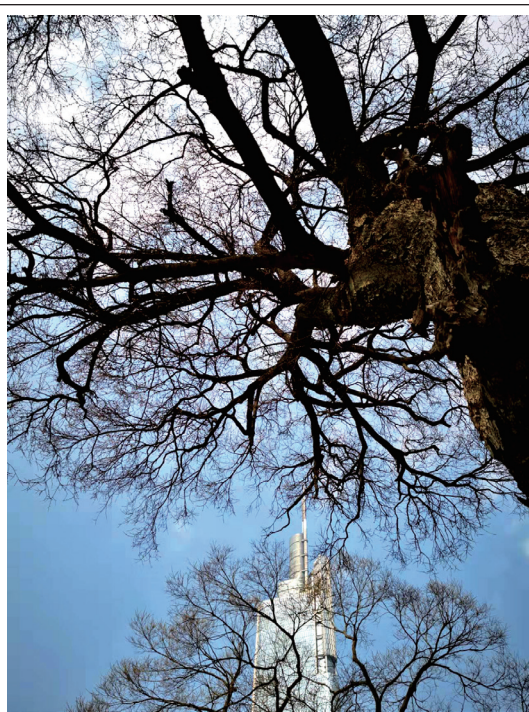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是1979年就读南京大学历史系的，那时孟克老师是支部书记，熊生宝老师是副书记，负责学生管理工作，交往比较多。熊老师对学生关怀备至、慈祥和蔼，经常到学生宿舍走访，问寒问暖。那时，我们每天早上要起来做广播操，做广播操的时候，经常看到熊老师和我们的班主任张之恒老师就在我们身边。我做过班里的生活委员，算是班委成员之一，那时历史系办公地点在鼓楼校区西南楼二楼东头拐角处，晚饭后我们班委到熊老师的办公室还开过会，讨论班级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
那时的毕业生是计划分配，我们全班有41个同学，有43个单位可供挑选，有两个选调生名额，然后考研会腾出一些单位，由于地域覆盖面宽，单位层次不一，大家要求多样，矛盾和困难不少，熊老师几乎找每一个学生谈过话，甚至不止一轮，

了解分配意向，并在有限的调整空间里做细致的思想工作，最后让大家基本满意。我毕业时是班上仅有的四名党员之一，在《陕西日报》发表过豆腐干文章，有幸留校到学校人事处学生科（后来的学生处）工作。工作以后依然与熊老师保持联系。熊老师告诉我，南大不缺人，工作要肯吃苦，不要受不得委屈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几十年后回头看，我们班同学发展普遍不错，作为选调生的李小敏干到副部级，好几个同学干到厅局级，在业务岗位干的，绝大多数干到正教授岗位，成绩斐然。后来熊老师到天文系做总支书记。2007年，我回历史学院做书记，熊老师开玩笑对我说，看来我当年没有选错人。

熊老师对自己上大学的“青葱”岁月，感慨颇多。他说，在特殊的年代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造就了一批特殊群体的年轻人入学。“我们班有30个人，仅四个是高中毕业的，其他全部是调干生，我也是，还有抗战时期的老同志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。大家学习奋发努力，生活艰苦朴素，团结互助精神好，班级各项工作比较先进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”。

熊老师应该是南大培养的第一批新闻工作者。熊老师说，我很热爱新闻工作，但后来组织需要，让我留校做思想教育和党务工作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熊老师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责任感和荣誉感。他说：“一个党员就是一面小红旗，不管插在哪里，都要有个党员的样子。全国的党员都发挥作用，凝聚起来，国家的伟大事业就会兴旺发达，其力量就战无不胜。”谈及自己的工作，熊老师谦虚地说，“我一辈子做学生工作，很平凡、琐碎，但我认为，要认真认真，脚踏实地地为培养人努力工作，我一生无怨无悔。”



叶页摄

南大 第802期

芦花满眼秋

田秀明

老家在苏北里下河水乡，水多，荒滩就多，湿地也多。在这些荒滩和湿地的临水边，长着菖蒲，长着艾草，长得最多的还是芦苇，茵茵的，一片连着一片。老家人芦苇不叫芦苇，叫芦柴，芦花也不叫芦花，叫芦柴花。小的时候就常听人哼唱那首叫《拔根芦柴花》的小调，“叫呀我这么里呀来，我呀就的来了，拔根的芦柴花花，清香那个玫瑰玉兰花几开。”软绵绵的，唱得人心里也像开出了一朵芦花。

一场秋风一场秋雨，秋色渐深，秋意渐浓，水边的芦苇也褪去了油绿绿的青衣，一日比一日见黄见枯，不经意间，芦花开了，白花花的一片一片。《诗经》里有句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诗中吟咏的就是芦花。秋风起处，芦花摇曳着曼妙的身姿，宛如“伊人”一般，在风中窈窕着，妖娆着。

芦花的美，是秋天里弹奏的乐章。一束束芦花，恍如一双双纤纤玉指，白如凝脂，柔若无骨，轻抚着琴弦，“沙啦啦，沙啦啦”，是琴弦下流淌的音符，更有芦苇间雀跃的鸟儿，啾啾着，仿佛是在为这琴声和鸣。这样的乐章，是为秋天而弹奏的。

芦花的美，是秋风中灵动的舞蹈。蓝天白云下，碧水绿浪边，装饰起芦花翥凤翔鸾的舞台。秋风里，摇曳起伏的芦苇上，成片成片飞舞的芦花，轻若鸿羽，如一群群白色的蝶，飞过来飞过去，在风中舞蹈着。这样的舞蹈，是为秋天而灵动的。

芦花的美，是秋笺上挥洒的诗行。对于芦花，诗人从不吝惜自己的笔触，纳兰容若诗云，“人淡淡，水濛濛，吹入芦花短笛中。”文天祥诗云，“满地芦花和我老，旧家燕子傍谁飞？”苏东坡也有诗云，“我行日夜向江海，枫叶芦花秋兴长。”芦花撩拨着诗人的情愫，诗人也将芦花嵌入了岁月。这样的诗行，是为秋天而挥洒的。

濒水临风，向阳而生，岸边的芦苇，开着花，站成了一道风景。在日本，也有芦花，清少纳言说，“芦花没有什么看头。”德富芦花却不这么以为，“秋天的时候，从品川新桥之间的汽车窗口远远望去，沿洲崎向东海，茫茫的一片，就是芦花之雪。”

“野菊他乡酒，芦花满眼秋。”又是一年金秋至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的心里总是柔软的，柔软如芦花。或者在我的内心深处，秋天就是芦花的样子，老家也就是芦花的样子。

寻根鼓楼

夏邦栋

自有风帆不夜舟，悠悠岁月望乡楼。地泉天雨三江水，爱远情长百廿秋。代代贤师攀岳顶，累累硕果领潮流。校区多处根何在，大矗凌云千古讴。

注：1.南京大学现有鼓楼、浦口、仙林、苏州四处校区；2.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金陵大学（现南京大学）北大楼后竖一太阳旗，旗杆与北大楼齐高，嚣张至极。金大学子发起全校募捐，在校内建一旗杆，其高度超过日本的3米有余。现今红旗飘扬之大矗，无疑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最珍贵标志之一。